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 罗尔纲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罗尔纲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尔纲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7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2970-3

I. 罗… II. 中… III. ①罗尔纲-文集 ②中国-历史-研究-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2836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李小冰

版式设计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1.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 编者的话

罗尔纲（1901—1997年），广西贵港市人。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随校长胡适学考证。1932年，从辨伪考信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1934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1937年，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清代兵制。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建国后曾长期在南京从事太平天国文物、文献资料的调查发掘与整理编纂工作，并兼任南京大学教授。1956年，他主持创建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1964年工作完竣，始返北京工作。1997年，在京病逝。

在7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他出版了有关太平天国史、清代兵制史和《水浒传》研究等的学术专著约50种，发表文章400余篇，计800余万字，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3000万字。他对太平天国史和清代兵制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誉为成绩卓著的历史学家、考据学专家，太平天国史学研究一代宗师，深为国内外学者所推重。他的研究工作既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又反映了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理论认识，不断批判继承祖国史学传统，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综

4433702

观他的一生，其治学有以下几项特点：

一、披荆斩棘，辨伪求真。他受五四时期辨伪求真风气的影响，对太平天国史料真伪产生怀疑，为了求真和传信，他立志对太平天国史料先做一番考订的苦功夫，也就是他所说的“清道夫”的工作。为此，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在这块真伪不分、荆棘丛生的太平天国史料园地上辛勤耕耘，共撰写了13本考证文集，约300万字。对涉及太平天国史的重大史实、重要史料、有关人物等等，都一一作了考证、辨伪、订谬。其中如《洪大全考》、石达开假诗考、李秀成自述原稿考等都是名篇。有学者论他这项工作“不知为多少人扫清障碍，开拓了通往历史科学殿堂的道路”<sup>①</sup>。对于他一生最大一部力作《太平天国史》，他更是全部以考证的结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去写成，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扬。

二、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创新。他认为科学事业要靠众人来推动，有一得之见，即可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以推动问题得以及早解决。只要他认定自己是对的，就毫不瞻前顾后。他从不人云亦云，他的结论常是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因此常常不易为人所接受，甚至遭到激烈的反对。但他有那样一种胸怀：一个科学家应该想到的不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辱骂或表扬，而是未来若干世纪中人们将如何讲到他。终其一生，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创新的学术事例是很多的。譬如他批判吸收中国纪传史体裁，类别区分、寻求便易等优点，又采用增加“序论”，作综合概括的叙述，去弥补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sup>②</sup>的缺陷，改革而成综合体裁。他以新创的这种体裁写成的《太平天国史》，以纵

① 钟文典：《困学丛书》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8页。

②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史篇别录例议》。

向看，可知历史发展的脉络，从横向看，则能了解丰富具体、生动复杂的史实。整部史书有骨有肉，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sup>①</sup> 为我国的撰史方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又如他首创了运用书学八法去考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再如他考定《水浒传》原本只有七十回，著者为罗贯中，其主题思想是要反对宋王朝建立新政权的，而其后续加的二十九回半，则是以宣扬忠义为幌子，来发泄著者对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不平。这样就推翻了《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一部奴才传的论断，为《水浒传》恢复了光辉的名誉。他虽然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悬而未决四百多年了，近60年来又统一于原本为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一说，要突破这个框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一如既往，坚信科学真理是会愈辩愈明的。

三、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他能为科学而坚持真理，也能为科学而修正错误。他认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承认错误，欣然去改正错误，在一生不断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之中，向前迈进，然后方有利于人民的科学研究事业。”<sup>②</sup> 我们翻开他的著作，就会看到不少例子。如这是接受某某的意见而改正的，那又是受了某某的启发而放弃的。像《太平天国史》引证到的人，“至少在50名以上，其中好些是中青年”<sup>③</sup>。所以这部书也可以说是融会众长、采纳百家之言的结晶。

四、刻苦学习，锲而不舍，不断前进。他编了一本《困学集》、一本《困学丛书》，都取义于古语“困而知之”。他说：“因为我一生治学，都是从不知，经过困难，奋力学习以求知的。”<sup>④</sup>

① 茅家琦：《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全面总结》，《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② 《太平天国文物图释》自序，三联书店1956年第1版，第9页。

③ 郭毅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座丰碑》，《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④ 《困学丛书》自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页。



例如他制作清代人口表，不懂统计，便向财会人员学习；研究太平天国的天历，不懂历法，就请教历法专家董作宾；研究太平天国壁画，不懂绘画，就请教画家陈之佛、傅抱石；研究太平天国建筑，不懂建筑，就请教陈从周教授。建国后，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否定自己的错误观点，检查旧著，努力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从事历史科学研究，使得自己的工作，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的著述虽然发表了，但马上又继续搜集新史料、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修订、补充自己的著述，例如他注李秀成自述原稿，锲而不舍，前后经过 50 多年，不断增订，出了六版，一版比一版提高，终成传世之作。由于他刻苦学习，锲而不舍，不断前进，所以才能够在学术上常葆青春。

这本选集，是从他写的约四百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分作四组。第一组太平天国史，我们选了《太平天国史》自序。此序详细说明他 40 多年来，探索改革纪传体史书体裁的经过。《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一文，则说明他根据《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具体情况定出训诂和事实考证并重的注书原则。《说考据》是他对多年来从事考据工作的总结。我们还选了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中如《洪大全考》，他通过左右联系、前后溯源、层层深入多重考证，终于解决了太平天国史上一桩百年公案。《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是他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的新发现，对研究太平天国政体和天地会组织形式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第二组清代兵制史，我们选了《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此文提出清代兵权在咸丰朝以前是掌握于中央的，其从中央落入将帅之手，则始于咸丰年间曾国藩创建湘军这一个假设。后来，他写了《湘军新志》，从正面论证了这一个假设。又写了《绿营兵志》，从反面论证了这一个假设。得出了行湘军制度，则兵为将有，行绿营制度，则兵为国有的结论。《晚清兵志》导言，则主要

介绍他对晚清兵制的基本观点。第三组《水浒传》研究，我们选了《水浒真义考》等3篇。他对《水浒传》的探索，始于1929年，直到晚年，又用十年的功夫，从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此项研究，最能显示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的治学精神。第四组金石文字研究，我们选了他两篇作品，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之初，即受到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锻炼。

罗文起

2000年4月

# 目 录

编者的话 .....	(1)
洪大全考 .....	(1)
洪大全考补 .....	(98)
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 .....	(106)
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	
——重考天朝田亩制度实施问题 .....	(133)
说考据 .....	(167)
论天历 .....	(207)
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体例 .....	(223)
《太平天国史》自序 .....	(231)
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 .....	(242)
论湘军 .....	(257)
《晚清兵志》导言 .....	(263)
常胜军考略 .....	(266)

水浒真义考 .....	(272)
《水浒传》的著者及其成书年代 .....	(318)
《水浒传》与天地会 .....	(339)
《金石萃编》唐碑补订	
——读艺风堂拓本杂记之一 .....	(364)
张敦仁《金石萃编校补》跋 .....	(369)
作者著作目录 .....	(373)
作者生平年表 .....	(376)

# 洪大全考

## 一 所谓洪大全及世人对洪大全问题的态度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论《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里，有一段话说道：

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当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

这一个成为历史疑案的洪大全，便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即清咸丰二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破围之役，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在大败之后，称为当场追剿生擒的“逆首”。这人，被执之后，就给赛尚阿解到北京去，用来做献俘的人物。

清咸丰二年三月庚申咸丰谕军机大臣等述广西巡抚邹鸣鹤的奏章道：

据邹鸣鹤奏克复永安州城生擒逆首先行驰报一折，据称二月十七日丑刻，贼匪冒雨突围由东路奔逃，我兵跟踪追剿，歼毙数千人，擒获逆首洪大泉<sup>①</sup>一名。因山径陡险，大雾弥漫，镇将遂致阵亡，贼众现已分窜等语<sup>②</sup>。

同月辛酉谕内阁述赛尚阿的奏章道：

赛尚阿奏收复永安州城生擒逆首并现在剿办情形一折，永安州城逆匪逃出分窜，我兵四面兜剿，叠有斩戮。现获之洪大泉，即逆首洪秀泉之谋主，现已派员槛送京师<sup>③</sup>。

四月丙申，洪大全被槛送到京师，奉旨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sup>④</sup>。会审的结果，以合依谋反大逆不分首从凌迟处死，梟首示众复奏。奏入，得旨：洪大全著即凌迟处死、梟示、派刑部左侍郎书元、署右侍郎陆应谷前往监视行刑。洪大全事迹始末见于清朝文书的如此。案这一场永安破围大战，清将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总兵同日阵亡。清军在惨败之后，乃有献俘之举，这是一件最使人怀疑的事。所以历来怀疑洪大全事迹不乏其人，到梁启超不过再重新提出罢了。

但是，世人对洪大全问题的态度也并不是一致的。我们追溯这个问题，自咸丰二年起一直到今天为止，一百多年来，可以做五个时期：

（一）否认洪大全地位时期（清咸丰初年）

<sup>①</sup> 案洪大全的姓名系影射洪秀全而来，清朝文报改秀全为秀泉，故大全之“全”亦作“泉”。本文引用清朝文书时均照录。惟行文则一律作“全”。

<sup>②</sup> 王先谦：《咸丰东华续录》卷十四。

<sup>③</sup> 同上。

<sup>④</sup> 同上。

(二) 记载歌咏洪大全事迹时期 (清同治时代)

(三) 否认洪大全事迹时期 (清光绪末年)

(四) 怀疑洪大全事迹时期 (五四时代)

(五) 争论洪大全事迹时期 (从1934年到近年)

当献俘之初，洪大全还未解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遵旨陈言的给事中陈坛在附片中力论洪大全乃赛尚阿当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出来的一个贗品，其人不过供太平天国驱策，并非著名渠魁，实不值解京的话道：

广西拿获贼匪伪军师洪大泉，经赛尚阿遣派随带司员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联芳、户部员外郎丁守存槛送来京，计四月内可到。维我朝故事，凡解京正法者，皆实系逆首方可示天威而昭武功。今闻洪大泉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借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臣愚以为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欺。此端一开，恐将来获贼者均不免张大其辞，希图冒赏。且恐逃匪闻而窃笑，愈以张其玩侮之心。尤可虑者各省盗贼勾结，气类原属相通，一有疏虞，更关国体。应请特降谕旨将洪大泉之不值解京明白宣示，飭令沿途督抚无论该犯行抵何处，即行就地正法。其押解该犯之联芳、丁守存想于军营不甚得力，听其自行回京，毋庸再赴广西。庶在事文武咸知警畏，而贼匪闻之，知圣意必欲将真正逆首洪秀泉等悉数擒获，愈足寒贼胆而励军心矣<sup>①</sup>。

按陈坛此奏是根据以往军前查复太平天国领袖姓名的奏折内并没有洪大全这一点来提出意见，这是一条极有力的证据。所以咸丰

<sup>①</sup> 《皇朝经世文统篇》卷三十七。

得了此奏，在给内阁的上谕里便说道：

该给事中另片奏贼伪军师洪大泉拟请毋庸解京等语。洪大泉籍隶衡州，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现既槛送在途，仍著解至京师，以凭讯究<sup>①</sup>。

这时，除陈坛与咸丰外，有一个帮助广西巡抚邹鸣鹤、提督向荣守桂林的临桂在籍翰林院侍讲龙启瑞，做有一首长篇《纪事诗》，他在自注“谓言当大捷，献俘堪铺张”的诗句里说道：

擒洪大全解送京师，实非贼中要领<sup>②</sup>。

又当洪大全被献俘停在桂林的时候，有一个在桂林做巡抚邹鸣鹤的幕客后来用半窝居士的笔名（这人真姓名大约是浙江海宁俞凤翰）撰有一部《粤寇起事记实》记洪大全事也说：

军中讳败为胜，事所常有，惟奏获洪大全之事，则过于虚谬矣。此贼起解之时，槛车停于桂林城外，观者甚众，问其姓名踪迹，嘿无一语。又问能作诗词，乃风雅之士，何以从贼。始云识字无多，不能吟咏，被贼掳去，逼胁入党，非渠魁也。所有擒获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比部某君为军机章京，随大帅至粤。）

可见当献俘之初，就在清朝方面来说，内而朝中，外而军前，上自皇帝，下至廷臣、士绅都否认洪大全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以为“仅系从贼伙党，原非首要之匪”。这是第一个时期。

到了清咸丰四年（1854年）张德坚编《贼情汇纂》始在首逆事实里立有《伪天德王洪大全》一传<sup>③</sup>。但张德坚对洪大全被擒时

① 《清文宗实录》卷五十七。

② 《浣月山房诗集》卷三。

③ 《贼情汇纂》卷一。



穿着囚服及论者称扬洪大全才识两点还有传疑之词。洪大全事迹全盘肯定，实始自清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两湖总督官文监修的《平定粤匪纪略》。此书在叙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那一段事迹里，便特地先插入洪大全的小传道：

湖南衡山县人洪大全，幼颖慧，甫八龄，能默诵《十三经》，阴自负。知秀全倡乱，即往依附，遂为部署队伍，马匹旗帜器械渐备，返屯金田<sup>①</sup>。

这样一来，太平天国要等待洪大全到来部署队伍，然后才在金田起义，洪大全便宛然是个“谋主”的身份了！所以到永安破围之役，就大书特书道：

二月，贼溃围东甯，官兵收复永安州，阵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sup>②</sup>。

《平定粤匪纪略》这样的肯定洪大全事实，并不仅仅是出自封建皇朝记载上习惯的铺张笔调，而且，据我们追考，此书编撰者之一就是帮助赛尚阿捏造洪大全的作伪者丁守存<sup>③</sup>，这几段话虽不一定是丁守存的手笔，但倒完全是据自他的意见来写的。这就是说，洪大全事实的肯定也还是出自捏造者之手。这是第二个时期。

但是，到了清光绪末年，就有人来重翻旧案。韩孔厂在跋黄钧宰《金壶七墨》记洪大全事里提出他的意见说：

以吾所闻于故老，实无洪大全其人；即有，亦不过一极寻常流辈。吾考之群籍，洪秀全曾自称天德王（此说亦非确），初起时有将名洪天德（见王氏《甕牖馀谈》），却无洪大全封天德王之事。说者谓洪氏初起，气势锐甚，官军莫敢撻

① 《平定粤匪纪略》卷一。

② 同上。

③ 《平定粤匪纪略》官文序。